

記皮驢



人 間 喜 劇

驢 皮 記

(哲學的研究)

巴爾扎克著 · 高名凱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二 · 上 海

驢 皮 記

LA VACHE EN PEAU DE CHAGRIN

原 著 者 H. de Balzac

翻 譯 者 高 名 凱

《本書根據法國巴黎 Albin Michel 書店出版的巴爾扎克全集譯出》

*
* *

有 版 權

1952年12月第一版上海印0001—6000冊

書號(322) [V 1 17] 定價 羊 11.4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華文印刷局承印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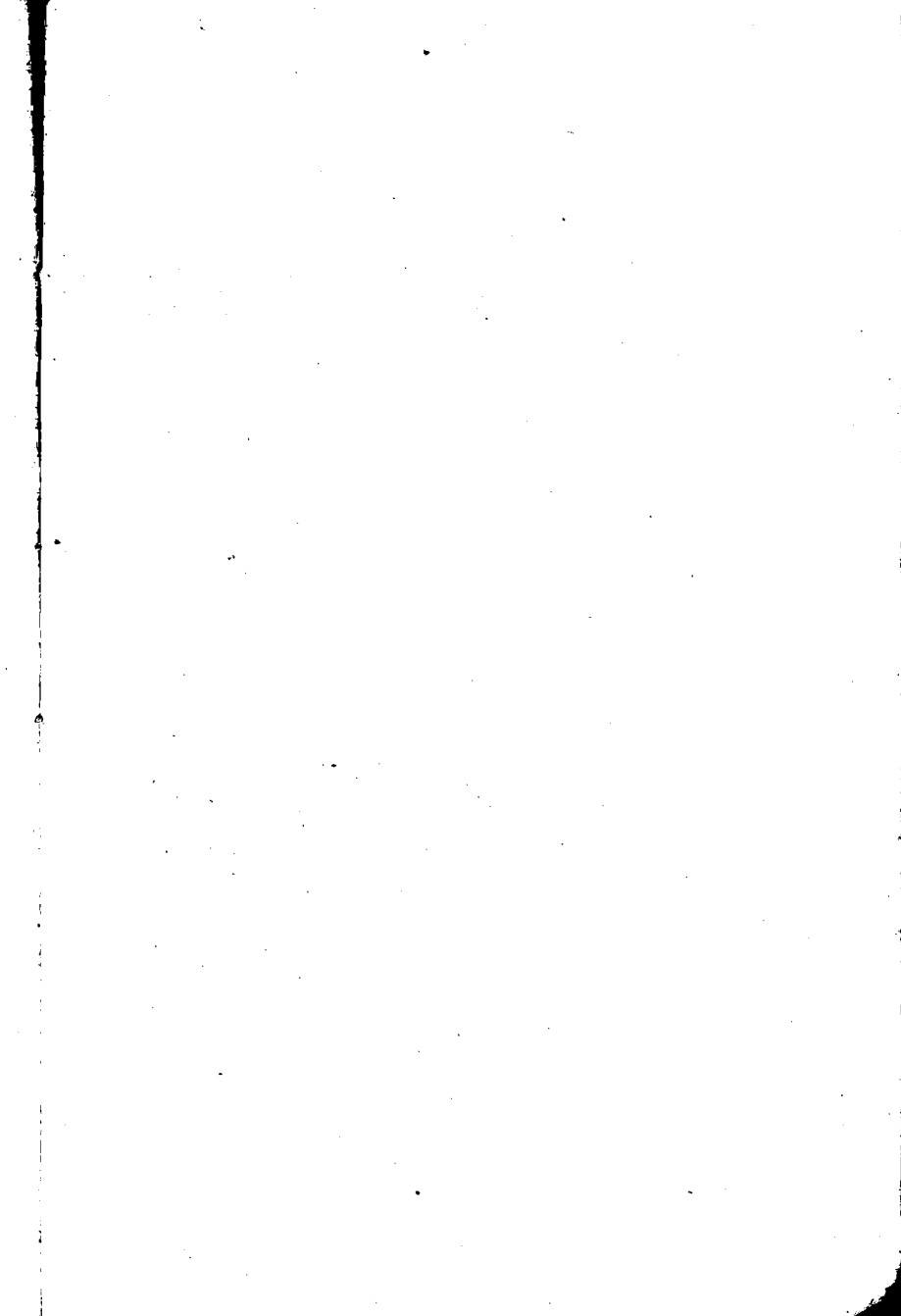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目次

第一部	護符	三
第二部	沒有心靈的女人	九
第三部	人之將死	三六

獻給

科學研究所評議員沙發梨先生



第一部 護符



去年十月下旬，各賭廳都根據法律開了場。法律是保護一種本質上可以讓政府徵收捐稅的嗜好的。開場之後一些時刻，一個年青人來到王宮^①。他沒有什麼猶豫，就登上了第三十六號房屋開設的賭場的樓梯。

「先生！……您的帽子！請您！……」一個蹲在防堵後面暗影裏的面色灰白的老年人突然站了起來，露出一副卑劣的臉孔，用清脆的叱咤的聲音對年青人說。

走進一個賭廳的時候，法律就開始剝奪您的帽子。這是不是福音書或神授的一個啓示呢？這難道不就是跟您訂立一種兇惡的契約，向您要求一個我也不知道是那類人的抵押品嗎？這是不是要您在那些就要賺您錢的人面前保持尊敬的態度呢？這是不是隱伏在一切社會污濁裏的警察要知道您的帽商的

字號或是您的姓名呢（要是您把姓名寫在帽子裏的話）？還有，這是不是要測量您的頭骨，給賭徒們的腦力做下一個有所啓發的統計呢？

關於這一點，行政當局卻絕口無言。不過，您一朝着綠氈走上一步，您的帽子就已經不屬於您，就像您已經不屬於您自己似的：您是在賭博，您的財產，您的帽子，您的手杖跟您的大衣。

出來的時候，賭神會用一個殘暴的活諷刺給您指明他還給您留下一些東西，退還您的行裝。要是您偶然有頂新帽子，您就會破費許多金錢來叫您明白您得有一身賭徒的服裝。

年青人接到一塊取帽的牌號時（幸虧這帽子的邊緣已經略有殘破），不禁露出一種驚異的神色，這表示他的靈魂還相當的天真。

短小的老年人無疑的自幼就沉溺在賭徒生活的殘酷快樂裏。他給年青人投去一道冰冷的暗淡目光，一個哲學家可以在這目光裏看到醫院的悲慘情況，破產人衆的漂泊生涯，審問許多自殺案件的供狀，終身的強迫苦工，放逐到瓜沙高爾古去的流刑……

這個人的白色長臉只由達爾西的膠質藥水給加以補養，它是一張活的圖像，可以表徵這嗜好的最簡

● Palais-Royal 是巴黎一種勸業場性質的地方，這裏有各種各樣的娛樂場所。

單的形式。皺紋裏留有許多過去的苦楚的痕跡。他應當是取到菲薄的薪金就得當天拿去賭博。總之，就像對鞭打不再有感覺的病馬似的，他已經不會再對走出賭場的失敗賭徒所發出的無聲的嘆息，緘默的咒語，呆笨的眼神顫慄了。他是天生的賭神。

要是這年青人注意到這悲慘的監守人的話，他也許就會對自己說：

「這個人心裏只想到賭錢！」

但是這位陌生的年青人卻並沒有聽從這個活顧問。這一定是上帝給安置在這裏的一個活顧問，就像上帝在一切壞地方的門口都給放上讓人厭惡的東西似的……不，他並沒有聽從。他堅決走進賭廳。黃金的聲音在那裏讓人聽來就像一段叫人迷幻的音樂……這位年青人也許是受着盧梭最合邏輯的妙句的催促而到這裏來的，我相信，這妙句的悲痛思想就是——是的，我想一個人可以賭博，但這是在他和死亡之間，他只看到他的最後一文錢的時候……

二

晚上，各賭廳只有一首庸俗的詩歌，不過這詩歌的效力卻跟一幕火熾的悲劇同樣的切實。廳裏堆滿了觀客和賭徒，到這裏來尋刺激的窮老頭兒，激奮的臉孔，先以飲酒開始，即將以跳進賽納河來結束的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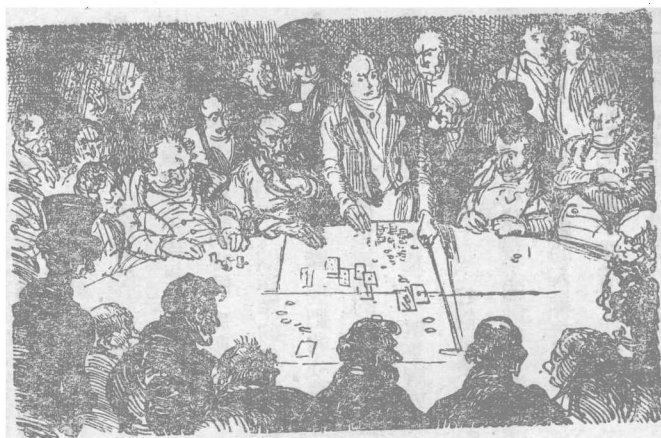
歡。那裏充滿着賭慾，過多的脚色妨礙您去面對面的鑑賞賭魔的臉孔。這晚會是一曲真正的合唱，整個的隊伍都在歌詠，每一個樂器都在演奏。

您可以在那裏看見許多貴賓。他們到那裏來消遣，就跟買票看戲，買東西吃一樣的花錢尋開心似的，就跟到屋頂樓去花點小錢來使他們悔恨三個月似的。

可是，您懂得一個急待開賭的人在靈魂裏得有怎麼樣的狂熱和勇氣嗎？……早晨的賭徒和夜晚的賭徒之間有個不同，就像懈怠的丈夫跟徘徊愛人窗下的情人之間的不同似的。只有早晨的時候，才有急促跳悸的嗜好，可怕的真切的食欲。這時候，您能够敬服一位真正的賭徒，一位沒有吃過飯，睡過覺，生活過，思想過的賭徒，因為他被他的鞭笞給打得粉碎了，他曾經爲着這「三十點和四十點」的賭戲而遭受過苦楚，而工作過。只有這時候，您才會碰到鎮靜刺人的眼睛，叫您幻惑的臉孔，能够翻動以及吞噬紙牌的目光。

是的，賭徒們前來追求最後一次的氣運之後，都是等着自殺的。他們要在吃飯之前，對命運的苦樂作一次占卜。消磨了八個鐘頭之後，只剩下因爲紙牌的機遇而發生的偶然的熱狂。紅點或黑點已經一連的贏了十次。

所以，開場的時候，賭廳並不是十分超凡的。如果西班牙有它的鬮牛，羅馬有過它的角技，巴黎卻以



它的王宮爲榮，這裏的激奮的輪盤讓人家生出參觀流血如注的快樂，而觀衆的腳也不怕踩上這些血跡。請您對這決鬪場偷偷的瞧上一眼，請您進去！……多空虚啊，牆上鋪着的圖紙染有一個人那末高的油污，沒有任何可以清醒靈魂的圖像，甚至於連一根給人自殺方便的螺絲釘也沒有。地板是舊的，不大乾淨的。一張長方形的桌子佔據了廳的中央。緊圍着這塊讓黃金弄舊了的桌氈旁邊的幾張草梗椅子，它的簡陋可以說明到這裏來爲財富奢華而毀滅在這裏的人衆對於奢華又是如何的漠不在意。這種人性的矛盾在一切讓靈魂向自己強力反動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情人願意把情婦裹在絲織品裏，給她穿上東方的柔軟綢緞，然而多半的時間他卻在粗陋的床上佔據了她。野心家夢想得到最高的權力，然而卻給人家折腰致敬。商人在一間潮溼污髒的店鋪裏度着艱苦的生活，然而卻建造一所高大的公館，早熟的承繼

人，他的兒子，將來也會因為兄弟分家拍賣房屋而被驅出這公館。除了廚房的景象，酒樓的氣味外，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比一個歡樂的場所更討人厭嗎？奇怪的問題！人類總是對抗自己，用眼前的苦痛去欺騙他的希望，用他所能有的將來去欺騙他的苦痛，他總給一切的行動印上矛盾和軟弱的性質。在這人世之上，沒有東西會比不幸更為十全……

年青人走進賭廳的時候，那裏已經有了幾個賭客。

三位禿頭的老年人懶洋洋的坐在綠桌氈的周圍。他們那石灰一般的顏面就像外交家一樣的鎮靜，顯得他們的靈魂已經萎靡，他們的心臟久已不會跳悸，就是拿妻子的嫁資來冒險也無動於衷。

一個黑頭髮橄欖色臉孔的義大利年青人靜靜的曲肱靠在桌端上，好像在傾聽總是給賭徒喊叫的祕密預告：「是的。——不是！」這隻南方人的腦袋呼吸着黃金和熱火。

七八個觀客站在一排，好像湊成一羣看戲的客人似的，等着觀看命運的變化給他們預備好的幕景，演員的臉色，錢幣和錢耙子的動作。這些浪子一聲也不響，一動也不動，聚精會神的站在那裏，就像沙場上觀看劊子手砍下頭顱的人衆一般。

一個乾枯的高個子穿着一件破衣服，一邊手拿着一張卡片，一邊手拿着一把針，要去標記「紅點」或「黑點」的出現。這是在一切的時代歡樂邊上去找生活的一個近代丹達爾^①，沒有資金而幻想賭錢的

一個吝嗇人，用愛撫妄想的方法去自慰窮苦的一個有理性的瘋子，就像念白彌撒的年青牧師拿聖餅來把玩一樣的進行惡習，冒犯危險。

莊家對面有一兩個精明的投機家，賭博的專門家，他們都像不再駭怕搖船做苦工的古代囚徒似的到這裏來下三次賭注，希望能夠立刻帶回可能的收穫，靠它來生活。

兩個年老的賭廳聽差叉着手，懶洋洋的走來走去，不時不時的從窗口眺望花園，好像要給過路的客人露出扁平的臉孔，當做一種招牌似的。

幫手和莊家來給這些賭客投去一道刺心的灰白目光，用尖銳的聲音說，

「你們賭罷！」

年青人打開了門。

寂寞更加深刻化，一切的腦袋都因為好奇而朝着新來的客人轉來。

說也奇怪！頹唐的老年人，發怔的僱員，觀客，甚至於過分自信的義大利人，一切的人看見了這位陌生人都流露出一種我也不知道是那類可怕的情緒。

在這賭廳裏，苦痛應當是無聲的，悲哀應當是快樂的，失望應當是適宜的。要在這裏得到憐憫，不是

得有大不幸嗎？要在這裏引起同情，不是得相當的軟弱嗎？要在這裏叫人們的心靈發抖，不是得有一個悲慘的外觀嗎？唉，這位年青人進來的時候，這些激動冰冷靈魂的新情緒正好有這一切的情形，但是，劊子手們有的時候不是也曾爲那些應當在革命信號下被斬斷金栗色頭顱的處女們哭過嗎？……

第一眼瞧過去，賭徒們就從這位初出茅廬的夥伴臉上看出一些可怕的神祕……

他的年青臉紋印有一種憂愁的氣色，他的眼色證明他有過許多失敗的努力，成千毀滅了的希望！自殺的憂鬱鎮靜給這額頭產生一種暗昧的病態的蒼白顏色，一道苦笑在嘴角裏給畫出輕微的皺痕，身姿表現一種讓人看了生痛的自暴自棄的態度。

眼睛深處閃灼着一些祕密的才能的光芒，這眼睛也許是由歡樂所生的疲憊給蒙上一層翳。是不是放蕩的生涯拿污穢的烙印給蓋在這隻當年那樣純潔光亮，現在又這樣退化的臉孔上面呢？醫生們一定要認爲那圍繞眼皮的黃圈和雙頰上的紅斑是心臟病或肺病的結果，詩人們也一定要從這些記號裏認爲是他對科學的狂熱，他在燈下苦讀的熬夜的痕跡。但是，一種比較疾病更有損害的情欲，一種比較讀書和

● *Tantalus* 是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受耶必達神的責罰，永遠飢渴，投入河中，水卻從他的嘴脣旁邊流走，站在菓樹之下，樹枝卻高舉起來，不讓他吃到菓子。後人就拿他來比喻將要實現某種事情而終歸失敗的人。

寫作還要無情的疾病卻使這隻腦袋變化，使這塊活潑的肌肉收縮，絞紧了這只有狂飲過食，苦讀和疾病才能夠傷害的心臟。

一個著名的罪犯來到監獄的時候，囚犯們都要敬重他，歡迎他。同樣的，這一切的人間魔鬼，知道苦痛的專家，他們都對一個空前的苦惱，他們的眼睛所探測的深傷表示敬意，從無聲的譏諷氣度上，服裝的悲慘風致裏認到了他們的一個王子。

年青人的確有一件富有趣味的燕尾服，但是他的背心和領帶卻非常巧妙的連接着，使人不會猜想他有一件襯衣。他那一隻女人一般精緻的手並不十分潔淨。兩天以來，他已經不戴手套了：這個診斷書已經說明了一切……

如果這賭廳的幫手和聽差們自己也顫慄了，這是因為在這細長精緻的體態裏，在這稀薄的金栗色頭髮裏（自然的成爲髮環）煥發着的天真儀表使他們受到蠱惑。這個人還只有二十五歲的神氣，他的嗜好好像只是一種偶然的事情。年青人的青春生活還在那裏跟愛好一種無力的放逸生涯的狂熱相格鬪。黑暗和光明，滅亡和生存都在那裏鬪爭，既產生雅趣，又產生嫌怨。青年人就像迷路的無光的天使似的來到這裏，所以這些惡習和污行的老教師們也就像一位沒有牙齒的老嫗看見一位將要墮落的可愛少女不禁興起憐惜的情意似的，有一種要對他說「您出去罷！」的神氣。

他一直朝着桌子走來，站在那裏，毫無計算的把手裏拿着的一塊金子投在綠氈上，金子朝着黑點滾去，然後，好像堅毅的人似的痛恨無謂的爭吵，他就給幫手投去一道又像喧囂又像冷靜的眼色。

這幕景非常有趣味，老年人們甚至於都不下注，但是義大利人卻利用他對這嗜好過分自信心想出一個好主意，把他的金塊子壓在陌生人的相反的地方。

莊家忘記了說這幾句終於變成聽不懂的嘎聲的話：

「你們賭罷——定盤了！不行啦！」

幫手把紙牌排佈好，好像要給這最後的來客祝願有個好運氣似的，毫不在意這些從事不正當娛樂的企業家的輸贏。所有的眼睛都盯住漏洩天機紙牌，發出亮光，因為觀客們都在這塊金幣的命運裏看到這隻高貴生命的最後一幕悲劇。但是無論如何注意的輪流看着年青人和紙牌，他們都不能夠在這副冰冷忍耐的臉孔上看到任何情緒的徵象。

「紅點，贏了，過去了，」幫手正式宣佈。

看見莊家給擲來的鈔票一摺一摺的落在桌上，一道無聲的喘息就溢出了義大利人的胸口。年青人呢？他只在耙子伸來耙走他的最後一個拿破崙時才懂得自己的毀滅。象牙耙使金幣發出一種清脆的聲響，這金幣也就箭矢一樣快的飛去會合錢櫃前頭的金堆。陌生人慢慢的閉上眼睛，他的嘴唇發白了，

但是是一會兒，他又睜開眼皮，他的嘴唇又顯出珊瑚一般的紅色，他也就裝出像英吉利人把生命看做沒有什麼神祕的神氣，沒有用失望的賭徒常對觀客射去的悲痛眼色來安慰自己，就這樣失跡不見了。這一秒鐘的時間接踵而來的有多少的事變啊！這骰子的一擲又產生多少的事情啊！

「這一定是他的最後一顆子彈，」幫手沉默一會兒，把這塊金幣捏在大姆指和食指之間，給在場的人瞧了一眼之後，就笑着說。

「這是一個就要跳水自殺的狂人，」一個熟客一邊瞧着周圍大家都互相認識的賭徒，一邊回答說。

「嘿！」聽差吸了一下鼻煙，嚷着說。

「要是咱們學先生的榜樣呢？……」一個老年人指着義大利人對他的賭伴們說，「哈？……」

大家都瞧着幸運的賭徒，義大利人的手正在顫慄的計算他的鈔票。

「我聽見，」他說，「有個聲音朝着我的耳朵說：『這一場賭博一定有理，由反對這個失望的年青人！』」

「他不是一個賭徒……」莊家接着說，「要不然，他就會把錢分做三注，多一些機會。」

三

年青人走了過去，沒有討回他的帽子；但是年老的監守人卻注意到這賤貨的破損情況，一語不發的